

春梅

金瓶梅
的男女女(之四)

陈禾有著 · 花城出版社

世界名著
暢銷中外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之四)

春梅

陈东有 著

花城出版社



413104

I242.4 / 48 = 4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装帧设计：艺 丰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之四)

春 梅

陈东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 插页 260,000 字

1998 年 1 月第 2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763-4/I·1549

定价:16.80 元

413104

羅師範圖書館

內容簡介

一部《金瓶梅》，四百年魅力不減，迷倒無數飲食男女，世界為之矚目。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奢侈荒淫，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難填情天欲海。

《金瓶梅》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在她面前均折射出奇妙而眩惑的反光。

春梅，潘金蓮之貼身丫環也，十六歲那年被西門慶收用。作者以多年研究《金瓶梅》之心得，入本三分地刻劃了這個孤女是奴才而非奴才、好沒規矩的青年女子形象。她與金蓮沆瀣一氣，霸攔西門慶，夾出李瓶兒，伙通陳經濟，逞強西門宅，挾私欺凌孫雪娥，仇將恩報吳月娘，為西門慶之妾，淫心愈熾，九歲的月九歲的月四射的月



204131046

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各取一字構成《金瓶梅》。讀完“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一至四冊，千古奇書《金瓶梅》也就了然於您胸中了。

樣本書

目 录

081	香飘王觀致金徽	回一十第
091	回二十第
115	回三十第
第一回	遭天灾，落难女远卖他乡	1
第二回	迎新春，官宦娘近嫁富商 运交桃花，西门庆连纳娇妾	19
第三回	梅傲霜雪，小春梅只事金莲 西门庆收用春梅	37
第四回	潘金莲私通琴童 春梅正色骂李铭	54
第五回	惠莲屈膝央金莲 葡萄架下金莲醉闹	73
第六回	卧云亭上春梅玩棋 两丫环寻鞋显高低	87
第七回	众主仆相面论贵贱 小丈母戏逗大女婿	108
第八回	傲丫头不愤卑主子 金莲头气梅争春	127
第九回	雨雪交加玉嗔箫 借题发挥非如意	147
第十回	有意让房本妒心 庞春梅毁骂申二姐	163
	西门庆抚尉可意人	

第十一回	潘金莲赠玉赐香 陈经济画楼双美	180
第十二回	春梅寄柬谐佳会 月娘进香守贞节	198
第十三回	奸情露，薛嫂奉命卖春梅 恼怒生，月娘用计打经济	214
第十四回	王婆贪财遭恶报 春梅得梦葬金莲	233
第十五回	永福寺月娘会春梅 守备府仇人买对头	252
第十六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吴月娘状告陈经济	272
第十七回	又吃官司经济得救 再入火海雪娥为娼	292
第十八回	救月娘，小春梅一心赤诚 游旧宅，周夫人百感交集	311
第十九回	进守备府续旧迎新 开大酒楼赚钱买情	334
第二十回	算计人被算计，经济尸首两分 贪欲女为贪欲，春梅亡命一泄	355
尾 声	永福寺再现众鬼 普静师荐拔群冤	371
附：	好一个没规矩的庞春梅	380

第一回 遭天灾，落难女远卖他乡 迎新春，官宦娘近嫁富商

北宋政和二年，黄河下游的河水溢岸，混浊的河水带着黄沙褐土犹如千万条黄龙，从天而降，奔腾咆哮，直向河东河西卷去。瞬间，房屋火水所淹没，百姓被鱼所吞食。脚步快的爬上高阜望洋哀叹，走不及的，哭天叫地随水而去。

半月过后，水才退去。只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全是黄泥一片，饿殍遍野。幸存的人们已开始剥树皮，掘草根充饥，有的人企图从淤积的黄泥下寻找到先前的粮食，粮食尚未寻到，人已倒在自己挖开的黄泥坑中。吃人的消息传开，先是吃死人，继而吃将死之人，易女而食，易子而食，易妻而食。河东平原上一片沉沉死气。

庞员外已是气息奄奄，有气无力地坐在地上，背靠一棵被剥光了皮的大树，双目垂闭。侄女四姐儿正跪在身旁，泪水顺着瘦削的面腮流了下来。

“叔叔，叔叔，你醒醒！”

小侄女有气无力的声音唤不醒有气无力的叔叔。几只大老鸦正头顶盘旋，发出“乌哇，乌哇”的叫声。

大水冲到这儿时，正是天将亮不亮的时辰，沉睡的人们被惊天动地的咆哮声惊醒时，水已漂起了床板。庞员外什么也顾不上，只抢出了十五岁的侄女。昏黑之中，跌跌撞撞冲出门去。还

好苍天有眼，屋后有一园地，高出平地数丈。叔侄二人上了高地，再回头看时，一座宅院已是墙倒屋塌，面前成了汪洋世界。

园地上也有菜蔬，勉强度日。无奈何又有求生者上了高地。有难同当，有饭同享。庞员外也不可能霸占园地，一家独食。不过三五日，剥树皮啃。树皮啃尽，水患方法，庞员外已是走入阴司门槛的人了。

弥留之际，庞员外拼尽所剩气力，断断续续地说道：“孩儿，你命苦。你不满周岁死娘，三岁不到又死了爹。都是这黄水要的命。你爹临死，把你托付与我，要把你抚养长大。俺有钱。有钱也买不到好命。这不，都光了。好在你婶娘去年病死，我也无牵挂了，我去找她去。你一定要远离此地，另寻谋生之处，好自为之。”庞四姐已是泣不成声。

又熬了一天，油干灯灭一般，庞员外蹬直双腿走了。四姐扑在叔叔身上已哭不出声来。

河堤上出现了神气活现的人物，他们穿着绸缎，坐着马车，带着随从打手和一车馍馍，来到这人吃人的黄泥地面。一切都很简单，一袋五十个馍馍换一个女孩儿或小厮。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来说，这便是大救星、真菩萨、既救父母，又为孩儿寻出一条出路。

庞四姐只要了十个馍，放了四个在叔叔身边，自己吃了六个。另外四十个馍不要，只求人贩子挖了个黄泥坑，把叔叔安葬下去。挖坑埋人并不费力，片刻完毕。已经填饱肚子的庞四姐跑在叔叔的坟上堆前，终于哭出了声音，这声音是这般的响亮而又凄惨，连那挖坑埋人的闲汉也落下泪来，惊走了盘旋头顶好些日子的黑老鸦。

不消两天，一车馍换到了一车小男小女。这人贩子好不高兴，人贩子姓王，排行第八，人称王老八，年纪三十三四，山东东昌府人。一听说河东发大水，就带着银两，雇了头口沿河北上，化五两银子做了一千个馍，五两银子雇了几个闲汉作随从打手，换回这二十来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儿。打发了闲汉，踏上归途，男孩步行，女孩儿都是一色缠了脚的，坐在车上。

出沧州地界，过南皮，便上了运河。王老八辞了马车，像吆喝牲口一样，把这群小男少女赶上一只大船。运河上行船十分平稳，刚从死亡边缘上缓过气来的人，坐在船上，望着两岸的炊烟，看着河上来往的漕船商船和船上光膀子的船家力夫、穿红戴绿的商男歌女，似乎感到是来到了另一个幸福的世界。

行船不如马车快，用了五天时间，到了临清码头泊住。王老八又吆喝起来，赶着这群孩儿下船。四姐从舱里走出来，顿觉眼前一亮，只见沿河一带，俱是层楼高栋，门面排列，不远处闸口上，载满粮包的船不见头尾，正等着过闸；街市上人流涌动，做买卖的吆喝声，歌楼里的弹唱声，还有吵骂声，说笑声，响成一片。四姐就觉得眼花缭乱，看不过来了。

这临清自魏时设县，到运河开通，与卫河在此相交，便成了漕运商运的交通枢纽，于是海内外舟船，凡是上京下府，南来北往，东去西来者，都要途经此地。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槁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焉。有两首专写临清繁华的诗：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高不截于潮人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天两岸不
冰冰山，四三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江找于潮人，兴
王老八打发了船家的船钱五两银子，便把人都领进了左近
的谢家大酒楼。酒楼主管谢胖子早已在大门口迎接：“喂，老八，这边来，这
边来。”

“好的！”老八开脸笑道：“给我来份酒饭，把这些孩儿都领到
你那后边去，打发他们吃饱。”

“这你放心。”谢胖子说道，“你是俺的老主顾，我能短你的斤
两？把他们一个个喂足养肥，你就能赚大钱了。”又对着后边叫
道：“陈三！”

语音未落，一个小猴子似的小厮跑来：“爹吩咐。”
“你把这些孩儿领到后面去，叫大师父上饭，还依先前的，教
他们睡那大通铺间。”谢胖子吩咐道。

陈三应声，刚要领着这群小男少女往后边去，只听见门口有
人叫道：“慢着，等我先看看。”

“哟，是薛嫂。”王老八站起身来，说道：“你老倒会拈个先，我
才下船，你就来了。这清河城离这少说也有五十里地，莫不飞来的？”

“老八，不是老娘自吹。我打听得你去河东了，就坐着轿子
来这里我那妹子家等着你哩。你的船还没系缆，我就瞧见了。
这趟还不少赚哩。”薛嫂说着，已经在那十几个女孩堆里搜寻起来：“怎的一个个黄皮精瘦的？这可都是些女孩儿，你王老八缺
德也别捞到这些可怜巴巴的孩儿身上。”

“薛嫂，你这都说哪里的话。他娘的那河东地方就是汪洋大

海,都是人吃人了,可惨哩。不是我王老八去,这群孩儿说不定也就回到他爹他娘肚里去了。”

“怎个价钱?”薛嫂问道。

“十两银子一个进来,二十两出去。”老八说。

“你别死要活要。都人吃人了,哪消十两一个?有那么一二两银子够嘛死他爹他妈了。再说,他们要那不能吃不能穿的银子干吗。你就五两一个给我,我要两个回去,还得养他十天半月才能出去。”

“别胡说八道。我就住这几十天半月,把他们都养肥起来,也不等你捞这生意。”

“你就别挣挣的了。你也不上税钞的生意,总不能教我去钹关告你一状,虽说没有贩人税,也有贩人罪哩,你王老八趁水荒买卖人口,不就是那趁火打劫一般。人不能太缺德了。再说,这么一大群孩儿,你能照顾得来?万一病死一两个,你就等着蚀本吧。”

“你这个薛嫂,就一张嘴巴利害。咱就发个利市,十五两一个,你牵两个去。”

“常言道:买肉得看膘肥,买人得看体壮。这黄瘦瘦一个,身上有几两肉,得要十五两?”薛嫂下劲压价:“五两一个,我要仨。”

“你他妈的上了道了,越压越上火,不卖。”老八说道。

这时,谢胖子送上酒菜来,陈三把孩儿们领到后边去了。薛嫂心里暗道:“这不能砸杀了,要不来回的轿子钱,送妹子的礼钱也有一两银子的开销,不是白忙一遭吗?至少也得领一两个去。于是坐到桌边来,从谢胖子手上抢过酒壶,为王老八斟了满满一杯,递了上去:“老五,不是说了,发个好利市,你先让我牵一两个

回去，卖得好，我再来，总不会让你吃亏。再说，人贩子可别同咱媒婆闹别扭，都是一条道上的，关照着点。”

这薛嫂年纪也不过三十左右，脸上涂抹得红白分明，头上插戴得金银闪耀，遍体异香扑鼻。递上三四杯酒。老八眼中的薛嫂就变了个样子。他见四下无人，抓着薛嫂的手：“行，依你的，领一个去，给十两。”

薛嫂见他那个样子，心中有火，却不让火儿冒出来，口里说道：“你就别死要了。”从袖子里摸出一小包碎银子：“这是八两，我先领一个去，过几日再来。”

薛嫂见老八收了银子，走到后边通铺间，见孩子们正在吃着饭，一下就看见了四姐，说道：“孩儿，别吃了，跟我走，到大妈家去，吃的、住的，都比这儿好。”

四姐放下饭碗，站起身来。

“你的包袱哩？”薛嫂问道。

“我什么也没有。”四姐摇摇头。

薛嫂领着四姐走到前边街上，叫了两顶小轿，自己一顶。四姐一顶，四姐虽是头一回坐轿，却也没有一句言语，掀开轿帘进去坐了。

薛嫂在轿子里盘算着，闻听得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这几天便要成亲，到时少不得添几个丫环，我送这一个去，赚他个十两八两。西门大官人用钱撒漫得很，只要可在他心意上。这群孩中，中看的还就只这个，回去调养几日，一定是个水灵灵的女孩儿。

坐了一日的轿子，方才进了清河县城，轿子在薛嫂家门口停下。薛嫂先下来，又教后面的轿子上前一些，偏个向，将轿帘正

对着自家门口。打发了轿夫八钱银子，然后掀开轿帘，叫四姐出来。四姐左脚出轿，右脚便进了屋门，谁也看不见。待轿子离去，薛嫂关好门，领着四姐进了里间，二人坐了下来。

薛嫂说：“方才忘了，你娘家姓什么？”

四姐道：“姓庞。”

薛嫂道：“你有小名不？”

四姐道：“在家叫四姐。”

薛嫂道：“那你爹娘都在家？”

四姐道：“都不在了。”

薛嫂道：“那，你就把这儿看作你的家吧。”薛嫂站起身说道：“咱来做点吃的。过些日子，俺送你去个人家，准保你穿绸戴银，大鱼大肉。”

过了两天，薛嫂提着个卖花的箱儿朝县西街西门庆的宅上来了。这西门庆乃是这清河县中出了名的风流子弟，年纪二十四五岁，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颇有几贯家产。父亲西门达原是走川广贩卖药材的，就在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宅院。家中呼奴唤婢，骡马成群。在清河县算得上一个富家。可惜西门达有创业之艰辛，无享受之福分，夫妇俩中年而逝，一份殷实家业便留给了西门庆。西门庆虽然天生一副大丈夫身材，却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父母一死，更是自在无拘束，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个最相契的姓应名伯爵，原是开绸缎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落子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因此，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应花子”；

第二个姓谢名希大，乃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父母双亡，游手好闲，把前程丢了，也是帮闲勤儿。其余几个，都是些破落户，没名器的：一个叫做祝日念，一个叫做孙天化，外号“孙寡嘴”一个叫做吴典恩，乃是本县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因此与西门庆往来；还有一个云离守，是云参将的兄弟；一个叫做常时节；一个叫卜志道；一个叫白来创。连西门庆共十个人，众人见西门手里有钱，又肯使，所以撮哄着他要钱饭酒，嫖赌齐行。

按说天理之中，如此一个不肖子弟，如此一个好嫖的人物，又搭了这等一班无益有损的朋友，随你怎的豪富也要穷了，还有什么长进的日子？可这西门庆活得自在，坐吃山不空，而且越加殷实。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巴结了朝中蔡京，打通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人称西门大官人。

西门庆先头妻子陈氏因病早逝，留下一个女儿，叫做西门大姐，已许给了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经济为室，尚未过门。只为妻子亡故之后，无人管理家务。陈氏娘子来嫁时曾带来个陪房丫头孙雪娥，西门庆已是收用了她，但毕竟出身卑微，不能成为填房，权且抚为小妾而已。

这日，西门庆打紫石街王婆茶坊过。王婆当即便迎出，叫住脚步，转身进了茶坊。王婆当即点上一盏茉莉花珍珠豆芝麻香茶，递了上来。西门庆呷一口，顿觉扑鼻香。

“好茶！”西门庆说道。

“好茶，你也不常来吃。”王婆道，“老身还做得好梅汤，要不要一碗？”

于是，又是一碗梅汤上来，又酸又甜，西门庆一口下去，两腮生津，甜透五脏，酸穿六腑。

“大官人这日忙夜忙，都忙些甚哩？”

“唉，前日新任知县摆宴，昨日守备周大人祝寿，今日俺亲家的舅爷张团练迎请上司，连着吃了三天的酒席。吃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大官人亲家是哪一位？”

“大街上住的陈洪陈员外，你不认得？俺那死去的浑家在世时，托薛嫂定下的。他家的亲家乃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老爷。”

“哎，说到你那去世的陈氏娘子，大官人莫不还是独身一人？”王婆又问道。

“可不怎的？王干娘可有合适的人么？”西门庆知道这王婆极善做牵头说媒。

“这要看大官人想要什么样的。”王婆开始卖关子了。“我这里也不多，托我的有那么三四家人家。”

西门庆连忙说道：“我这人也不挑三拣四的，只要人长得标致，可我的意就行。”

王婆却问道：“你的这个意是黑是白？是大是小？是长是短？是甜是酸？是咸是淡？能说个明白不？”

西门庆皱着眉头道：“呸，干娘，你要我说，就难了，非要见到了人，进了房，上了床，下了坑，才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哩。干娘，你就别耍我了。你先说说，这三四家的女孩儿怎个样？”

不要王婆笑了，说道：“怎的？还想要人家黄花闺女？丑话说在前头，都是二婚的，要不？”

“干娘，你就别说笑了。我说了，只要可在我心意上，二婚三婚也不要紧。”西门庆道。

王婆说道：“这头一个，是城隍庙边上王老二的儿子，前年死的汉子，守寡在家，有心再嫁，来托我。”

“标致不？”

“银丝般的头发，皱绸似的皮肤，干柴一样的身架，好在一双脚还小，握在手上像丫杈。”

“多大岁数？”

“才过的生日，五十八。”

西门庆苦笑起来：“干娘，你真会打笑。第二个哩？”

王婆又道：“这第二个，是大街东头开当铺的赖大的外甥女，年岁才二十出头。”

“这正好。”西门庆插了一嘴。

“长得也好，长条身材，大瓜子脸，皮肤白皙。可有一件，大官人不知中意不中意。”

“哪一件？”

“脚大一些。”

“多大？”

“拿你的手去量，两叉还有余。”

西门庆摇了摇头：“啧啧，那也太大了，不行。”又问道，“这第三个。”

王婆道：“这第三个，人家还没来托我，我想也该嫁人了，就是俺这县里左卫吴千户的闺女吴月姐。今年才二十三、四岁，是

八月十五日生的，面如银盆皮肤白，眸如杏子性聪明，举止温柔，持重寡言，又有一双金莲小脚，显出来，没人不爱。人可是黄花闺女！”

西门庆忙问道：“定了人家不？”

“我不是说了？也该嫁人了。”

“那她为甚不嫁人哩，二十三四，也算老大不小了。”

“这，都得怨她那老爹。吴千户自从妻子去世，甚是喜爱此女，视如掌上之珠，含在嘴里怕化了，藏在箱里怕憋死。总想挑一金榜才子为婿。一来月姐对读书人不以为然。大官人你也知道，咱这清河县有几个读书读出息的？大官人，不是说的，你读了书来？谁不敬你？二来咱这清河县城里里外外，拿扫帚扫上三遍，再拿篋子篋上五遍，能找到几家书香门第？少年多不喜读书，不是行商就是逛院，都放荡惯了，投机取利，囤货赚钱。难得有一两家读书人家，取了秀才，便不思苦进，三个就有两个改辕易辙。不就是一个尚家中了个举人？吴千户也就不强求女儿，这才拖至今日，尚未婚配。”

“干娘，你老设法帮我说成这门亲事，我定当重谢。”说着，西门庆从袖中取出一块一两的银子放在桌上，说道：“这是茶钱。”

“哪消得如许多？”王婆推了过去。

“多的，放你这里，过两天我再来，听你老的好消息。”西门庆起身，告辞出门。

原来这王婆子，不是个本分的，汉子死得早，带着个儿子王潮，守寡过日子，开了这个茶房，兼做媒婆、卖婆、牙婆，又会收小的，也会抱腰，又善放刁。还有一件本事：髻髻上着绿，阳腊灌脑袋。